

18

赏心乐事谁家院

李敬泽

今夜且说《牡丹亭》。

《红楼梦》里,花已葬了,宝玉据说有应酬,兴兴头头凑到姐妹妹堆里去了,剩下黛玉一个在园子里寻寻觅觅,正好就听到梨香院里笛韵婉转,歌声悠扬,偶然两句吹到耳内,明明白白,一字不落:

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,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。”

再听还有两句:“良辰美景奈何天,赏心乐事谁家院。”听得个大小姐心动神摇,如醉如痴,不免又哭了一场。

哭什么呢?问林黛玉她未必说得出来,问红学家,他们倒是能说,你却要捂着耳朵跑,想必就是黛玉同志在与封建礼教的艰苦斗争中感到孤独、迷茫,云云。

这么揣测不是毫无根据,前几日常昆曲《牡丹亭》,戏单子上就把杜丽娘尊为反礼教的斗士。反封建、反礼教,这是通行了近百年的信条,我不敢非议,我只是觉得如此看《牡丹亭》和如此看《红楼梦》都未免是猪八戒吃人参果,吃也吃了,不知滋味也。

古人 and 今人一样,都爱说大道理也都讨厌大道理。

比如《牡丹亭》里,一上来杜丽娘她爹就板着脸教训:整天睡懒觉,不好好读书,这孩子怎么这么不上进!这和如今的爹是一样的口吻,当然不招人喜欢,但恐怕一百年后的爹也还是会这么说话。

于是“问题少女”杜丽娘就不得不爬起来读书,读书之余就“游园”“惊梦”,就被一片落花吓掉了卿卿性命。

我在台下摇头晃脑听到这儿,几乎要跳起来:汤显祖汤先生啊,如今可是21世纪了,你让中国人民怎么相信天下还有这么脆弱的水做的人儿?何况据说她还是反礼教的斗士!

——这就是今人和古人的重大不同,在古人,比如汤显祖、曹雪芹和杜丽娘、林黛玉看来,这个红尘滚滚、良辰美景的世界是真的托在一朵花上,它随时会坠落、陨灭,“落花流水春去也,天上人间”。

这是绝对的幻灭感和绝对的脆弱感,在《红楼梦》中,黛玉听到的正是《牡丹亭》的曲子,中国古代文明中两个最脆弱、最敏感、最阴柔的灵魂必然相遇。

脆弱有什么好?值得你摇头晃脑地赞叹?看官必会如此断喝。我承认,脆弱没什么好,我正在努力将自己锻炼成钢铁战士,我要说的只是,对脆弱没感觉肯定是看不懂《牡丹亭》《红楼梦》的,看不懂《牡丹亭》《红楼梦》当然不要紧,比较要紧的是,一种丝毫没有脆弱感的文明,其中所有的人都会兴致勃勃,亢奋折腾,热火朝天地瞎忙活,但为什么,却没人知道。

所以,今夜且听《牡丹亭》,昆曲是软的,在无穷无尽的水磨缠绵中,姹紫嫣红开遍处,终付与断井残垣,走过了三生路,便是曲终人散,茫然四顾,问一声:“赏心乐事谁家院?”



现在还有人用算盘吗?我以为,除了某些财务人员,算盘现在极少有人在用了。它在生活中踪迹难觅。可是在四十年前,算盘却是居家必备的计算工具。

算盘的历史可谓久矣,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。中国人的几个手指头噼里啪啦算了两千多年,都是用的这几个算盘珠子。

算盘呈长方形,四周由木条为框,内有轴心,俗称“档”,由穿着木珠的小木棍固定。档的上端中间用横梁隔开,上端两个珠子,每一个代表五个数,下端五个珠子,每一个代表一个数,运算时拨动珠子运算,谓之珠算。运算时配有口诀:“一九得九,二九十八……”,俗称“小九九”,便于记忆,运算简便。平时我们说:“这个人心里有个‘小九九’”,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工于心计,会算计,不吃亏,多带有贬义。

人们过去普遍使用算盘,商家核算账目,收入支出,赢利亏损;百姓理财算账,家庭收支,水电电费,凡是与计算有关的事情大多离不开算盘。

打一手好算盘过去曾经是一些买卖人的立业之本、安身之基。听老人讲,1949年以前年轻人学做买卖,有两个必要的条件:写一手好的毛笔字,打一手好的算盘,它们是当年一些人求职谋生的基本条件。

打算盘难不难?当然不难,加减乘除,算法简单,稍加训练很容易掌握。但是入门容易,做到精通,极致困难,同样是打算盘,“行家一上手,就知有没有”,高下之分,一目了然。

记忆中的算盘

张映勤

那年,我过九旬的舅舅,就是打算盘的高手。家里凡有计算之事,老人一概使用算盘。舅舅架上老花镜,算盘在手里上下一抖,“叭叭”两下,上下的珠子归档整好,然后在桌上摆好,就听算盘珠子“噼啪”作响,手指头上下齐飞,加减乘除,三下五除二,成千上万的数字立马算得。看人家打算盘,那才叫赏心悦目,那才叫痛快淋漓,简直就是一种精神享受。

这些年,曾经风光一时的算盘越来越难见到了。它之所以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,我想,是因为遇上了它的天敌——电子计算器。论体积重量,论方便功能,论运算速度、准确度,算盘显然

这天早上,到基斯村庄去逛。

基斯是阿塞拜疆一个如诗如画的小村庄,人口仅仅两千,以牧羊为生。高耸入云的高加索山脉向两旁无止境地延伸着,坚实而又安静,像是村庄永远的守护者。不知名的花,绚烂地绽放着,慢慢慢地宛若朝霞般的艳彩,使整个村庄看起来兴高采烈。

心旷神怡地逛着、逛着,突然看到许多人麇集于一户人家的庭院里,大家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聊天,小孩们呢,追逐嬉戏,欢声笑语,好似散落一地的豌豆。

才一驻足,便有一个村姑热诚万分地拉着我的手,口里热切地吐出一串串阿塞拜疆话,脸上有着果冻般甜甜的笑容,我莫名地看着她,旁边一个男子以英语解释道:“她说,她家在办喜事,欢迎你参加!”

我大喜过望,立刻走进了庭院里,上述名字唤作埃尔温的男子告诉我,这儿是新娘的家,大家都在等待新郎的莅临。

等了约莫20分钟,突然有人冲进来,欣喜地喊道:“来了,来了!”

一名壮汉,一手拎着一只活生生的大肥鸡,一手拿着刀,如出弦之箭,飞到围篱处,大家也紧随着他。

中国篮坛泰斗李震中先生去世已经一年多了,他是以百岁高龄离开的。我不是体育界人士,却因为与李老同为民盟盟员,彼此交往甚多,上师大编撰名师列传《师道永恒》中的李震中传,也是我跟我研究生孙莺一起采写的。我的追忆里,多是篮球外的李老影像。

1998年一个大热天,气温高达38摄氏度。我在校园里迎面碰上了李震中老师。“李老师好!”我问候一声,李先生答应着,告诉我:“我到校长办公室去了。”我回望着先生拄着双拐一寸一分挪动的背影,心想:有什么事,为啥不叫小青年来办呢?老人家走路这么困难!事后知道,原来李老是特地来为长江抗洪救灾捐款的!冒着酷暑,拄着拐杖、迈着大腿骨早已汗死的双腿,走平地尚且大汗淋漓,何况还要一级一级地走到三楼!后来我知道,这一趟,可把李老师累坏了,在床上整整躺了半天还没缓过劲来。校办同志又感动

又埋怨:李老师,您干嘛不打个电话来让我们去您家呢?老人家厚道地笑笑:“那怎么能行,那怎么能为与李老同为民盟盟员,彼此交往甚多,上师大编撰名师列传《师道永恒》中的李震中传,也是我跟我研究生孙莺一起采写的。我的追忆里,多是篮球外的李老影像。

1998年一个大热天,气温高达38摄氏度。我在校园里迎面碰上了李震中老师。“李老师好!”我问候一声,李先生答应着,告诉我:“我到校长办公室去了。”我回望着先生拄着双拐一寸一分挪动的背影,心想:有什么事,为啥不叫小青年来办呢?老人家走路这么困难!事后知道,原来李老是特地来为长江抗洪救灾捐款的!冒着酷暑,拄着拐杖、迈着大腿骨早已汗死的双腿,走平地尚且大汗淋漓,何况还要一级一级地走到三楼!后来我知道,这一趟,可把李老师累坏了,在床上整整躺了半天还没缓过劲来。校办同志又感动

翁敏华

一迈,将这感动往深里推了一步。这么简陋朴素的家,即便在清贫的教师新村也是仅见:水泥地、铁架床、一张小小的旧书桌,还打了一个白木补丁。那年夏天格外热,李老家没有空调,连吊扇也没有。我问先生是怎样过夏天的?先生咧开缺了门牙的嘴,孩子般呵呵地笑了:“我吗?我把窗户统统关上,哪里也不去,就在屋里跟它干上了!”

“跟谁?”“跟热呀!哈哈!”先生的话语里充满着英雄主义和顽童式的调皮。他说往年夏天都是问系里借电风扇用,今年

不是计算器的对手。算盘打得再好,也得经过人脑,它和计算器相比不可同日而语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,我上小学那会儿,珠算还是一门功课,学生人手一个,上下学都背着。我囫圇吞枣地学过一阵,“小九九”背得滚瓜烂熟,打起算盘却笨手笨脚。当时我想,都什么年代了还学打算盘,实在是浪费时间。有那工夫,直接用笔算得了。有这种心理作祟,算盘肯定学得稀松二五眼。如今,多年不用算盘,用法早就忘了。至今我还保留着一把算盘,只为了让孩子增加点见识,用是用不上了。

珠算课现在小学生还上不上,不得而知。窃以为,即使是小学生,也没有必要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打算盘上。电子计算器强大的功能,使得一切计算迎刃而解。时代在进步,生活在变化,该淘汰的东西必须淘汰,即使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,跟不上时代步伐就得开除出局,有了计算器,我们只好与算盘“拜拜”了,以我的理解,这就叫与时俱进吧!

电报再快,也得人工传递,明刊《消失的电报》。

流光小物件

责编:贺小钢

俊朗的新郎在几名伴郎的陪伴下出现了,他在围篱不远处驻足。这时,一桩诡异的事情发生了。那名壮汉,把鲜活的鸡只放在地上,在众目睽睽之下,手起手落,狠狠一刀,把鸡头猛然砍断了,鲜血喷射而出,像喷泉般洒得满地都是。最为恐怖的是,那只鲜血淋漓的

阿塞拜疆的婚俗

(新加坡)尤 今

鸡,不知道自己的头颈已经被砍断了,兀自跑来跑去,鲜血滴滴答答地弄得满地都是。我忍不住惊喊出声,站在我旁边的埃尔温,频频说道:“莫怕莫怕,这是我们的婚俗呢!”那只鸡终于意识到自己已身首异处而吓得倒地不起后,埃尔温才告诉我,在阿塞拜疆,鸡血象征着一切的霉运和霉事,在婚礼开始之前,让鸡血在大门之外洒尽了,就意味着所有的不幸都已经摒诸门外了,此后,婚姻生活如鱼得水,圆满如珠。

紧接着,乐声大作,在庭院中央的空地上,亲朋好友簇拥着新郎,翩跹起舞。在现场乐队所释放的活泼音符里,男男女女扭腰、摆

自己买了一只,他拎出一只极小的台扇来给我看,说这风扇“去年一百,今年七十,便宜了,我就买了。”这话使我想起“今年二十,明年十八”的广告词来。

就这样一位现在被列入“孤老”行列的老先生,一捐就捐了500!校办的同志知道他生活清贫,请他少捐点,他连声说:“数量有限,尽我能力罢了。”

说起抗洪救灾,先生沉默了,良久,才道:“不瞒你说,看新闻的时候我总忍不住要落泪。”他说他近期来一天几遍看新闻。“这么好的解放军,这么好的老百姓”,把他感动得夜不能寐。他说天天看到院墙上的捐款通告,一看地点在校长办公室,心想“这么远啊,要是在家委会多好啊”,就没了。结果,晚上整夜整夜睡不着,“我一个劲地骂自己,人家泡在水里二十几天都挺过来了,我怎么这点困难就克服不了了呢?不行,我得去,一早就去!”

先生那年82岁了,什么样的年代没有经历过?他说小时候大概七八岁时,家乡天津闹大水,“那水说来就来,从炕洞里忽忽冒出来,一会儿就快要没到我头顶了,哥哥背起我就走,妈妈和姐姐互相搀扶着,爸爸早没了,孤儿寡母地去逃难。那时候哪像现在,根本就没人会来救济你,只好大老远地投

奔亲戚,也只是穷亲戚,吃了上顿没下顿的。哥哥因为在水里泡得时间长了,腿脚还落下了病。在外面躲了一个多月,等水慢慢退了,这才回家。家里已经空了,东西都冲走了。本来就穷,这下更是四壁空空的,记得有棒子面吃就不错了。”

穷人的孩子易成才。李先生后来靠勤学苦练,17岁就成为国家篮球队员,代表中国参加第十届远东运动会,后来又曾进军伦敦奥运会。抗战期间,受中国红十字会之邀,李老组织“中华篮球队”赴东南亚“义赛”,为抗日将士和难民筹募捐款,每到一地总要打七到八场,一共打了几十场比赛。回国后也常常在上海等地打“慈善赛”,为病孩和流离失所的难民筹款。人,自然是累

的,但祖国母亲、人民群众在他心里有至高无上的地位。新中国成立后,李先生一直在大学从事教育工作,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,为国家培养了多少体育人才。近年又把积蓄设立基金,资助生活困难的优秀学生。就是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,他说:“和泡在水里的解放军战士比比,自己差远了!”

真是位可敬可爱的老人。篮球外的李震中是一位慈善老人,还是个幽默的人。他曾经跟们说:最喜欢吃大闸蟹,“那东西香啊!我牙齿也是镶的,不过是镶铁的镶,呵呵!”去年,这位101岁的老人逝世远行了。但他在篮球内、篮球外的事迹与贡献,他身上体现出来的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、责任与使命感,将会成为我们后来者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整理货架了。繁华的最深处就在这烟火的人间。

走进菜市场,各种各样的蔬果鱼肉琳琅满目。突然觉得物质生活是最易温暖人心的。果然,只有愉悦了我的胃,才可以进而愉悦我的内心。这几日突然想吃一些喜蛋。我就在禽蛋处买了十只,顺便也买了十只松花皮蛋。又想吃苋菜,就再去买了一捆苋菜。看到小龙虾,又想吃小龙虾,就再买一斤,另再买一斤五花肉。差不多了,我就回家。

厨房里忙碌整理,做菜做饭,日子该在这般的忙碌中度过。吃着好吃的,喝着一杯浓浓的绿茶。繁华的最深处是什么呢?是对细枝末节的欢喜。有别人去撑繁华场面,自己躲在最深处,悲喜都不值得说。我的心情怎么能好不起来呢!

臂、摇头、晃脑;我发现,他们奔放的感情和丰富的表情,都集中在双臂上;当他们的手臂或左或右、或上或下地移动时,像狂风中的柳条、像汪洋中的游鱼、像酩酊大醉的蛇,寓波澜壮阔于圆润柔软中。狂放的快乐,就层层渗透到每个音节、每个舞姿里。

埃尔温告诉我,这项始于早上10点的婚庆仪式,会持续到晚上11点。有趣的是,每个村庄都有不同的婚俗,而在基斯村庄里,婚庆是不提供食物的,红包随意,从5到50马纳特(折合人民币25元至200元)不等。一批宾客来了,跳舞、聊天,之后,告退;接着,又来一批,再来一批,终日络绎不绝,川流不息。

对于阿塞拜疆人来说,不管豪门或是贫户,婚宴的举办,都是人生一桩了不得的大事。富有者有奢华的风光排场、贫者亦有热闹的庆祝方式。

埃尔温表示,他有一名从商的表兄,住在另一个村庄,最近完婚,请了四百余人,在婚宴上,各式烤肉、抓饭、面包、糖果、汽水,源源供应。也有些村庄,村民为婚事连续庆祝两三天,食物吃之不尽,花钱如流水。

看重婚俗的阿塞拜疆人,对于平实的婚姻生活,也是很着意经营的。形式与内容兼重,因此,离婚率极低。



舞韵 (油画) 王前贵

奔亲戚,也只是穷亲戚,吃了上顿没下顿的。哥哥因为在水里泡得时间长了,腿脚还落下了病。在外面躲了一个多月,等水慢慢退了,这才回家。家里已经空了,东西都冲走了。本来就穷,这下更是四壁空空的,记得有棒子面吃就不错了。”

穷人的孩子易成才。李先生后来靠勤学苦练,17岁就成为国家篮球队员,代表中国参加第十届远东运动会,后来又曾进军伦敦奥运会。抗战期间,受中国红十字会之邀,李老组织“中华篮球队”赴东南亚“义赛”,为抗日将士和难民筹募捐款,每到一地总要打七到八场,一共打了几十场比赛。回国后也常常在上海等地打“慈善赛”,为病孩和流离失所的难民筹款。人,自然是累

繁华最深处

赵玉龙

整理货架了。繁华的最深处就在这烟火的人间。

走进菜市场,各种各样的蔬果鱼肉琳琅满目。突然觉得物质生活是最易温暖人心的。果然,只有愉悦了我的胃,才可以进而愉悦我的内心。这几日突然想吃一些喜蛋。我就在禽蛋处买了十只,顺便也买了十只松花皮蛋。又想吃苋菜,就再去买了一捆苋菜。看到小龙虾,又想吃小龙虾,就再买一斤,另再买一斤五花肉。差不多了,我就回家。

厨房里忙碌整理,做菜做饭,日子该在这般的忙碌中度过。吃着好吃的,喝着一杯浓浓的绿茶。繁华的最深处是什么呢?是对细枝末节的欢喜。有别人去撑繁华场面,自己躲在最深处,悲喜都不值得说。我的心情怎么能好不起来呢!